

三
國
志

徐胡二王傳第二十七

魏書

魏書

徐邈傳

山燕國薊山燕國薊人也太祖平人也太祖平
試守奉高試守奉高令入爲東曹令入爲東曹
書郎時科書郎時科禁酒而邈私禁酒而邈私
問以曹事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
度遼將軍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醉客謂
聖人濁者聖人濁者爲賢人邈性脩慎偶醉言
免刑後領范刑後領隴西太守轉爲南安文帝
踐阼歷譙相平陽安平太守潁川典農中郎將

所在著稱賜爵關內侯車駕幸許昌問邈曰頗
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
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宿
瘤以醜見傳而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
名不虛立遷撫軍大將軍軍師明帝以涼州絕
遠南接蜀寇以邈爲涼州刺史使持節領護羌
校尉至值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二郡反邈輒遣
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河右少雨
常苦乏穀邈上脩武威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
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足倉庫盈溢乃

支度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帛大馬通供中國
之費以漸收斂民間私杖藏之府庫然後率以
仁義立學明訓禁厚葬斷淫祀進善黜惡風化
大行百姓歸心焉西域流通荒戎入貢皆邈勳
也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邑三百戶加建
威將軍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
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是以信服畏威
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天
子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彈邪繩枉州界肅
清正始元年還爲大司農遷爲司隸校尉百僚

敬憚之。公事去官後爲光祿大夫數歲即拜司空。邈歎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辭不受。嘉平元年，年七十八，以大夫薨于家。用公禮葬，謚曰穆侯。子武嗣。六年，朝廷追思清節之士，詔曰：「夫顯賢表德，聖王所重。舉善而教，仲尼所美。故司空徐邈，征東將軍胡質，衛尉田豫，皆服質前朝，歷事四世，出統戎馬，入贊庶政。忠清在公，憂國忘私，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餘財。朕甚嘉之，其賜邈等家穀二千斛，錢三十萬布，告天下。」邈同郡韓觀、曼遊

有鑒識器幹與貌齊名而在孫禮盧毓先爲豫

州刺史甚有治功卒官

魏名臣奏載黃門侍郎杜恕表稱韓觀王昶信有兼本高

官重益不

但三州盧欽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絜才博

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絜而不介博而守約
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爲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或
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
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荅曰往者毛孝先崔
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
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來天
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

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胡質傳

胡質字文德楚國壽春人也少與蔣濟朱績俱知名於江淮間仕州郡蔣濟為別駕使見太祖太祖問曰胡通達長者也寧有子孫不濟曰有子曰質規模大略不及於父至於精良綜事過之案胡氏譜通達名敏以方正徵太祖即召質為潁丘令縣民郭政通於從妹殺其夫程他郡吏馮諒繫獄為證政與妹皆耐掠隱抵諒不勝痛自誣當反其罪

胡質

質至官察其情色更詳其事檢驗具服入爲丞相東曹議令史州請爲治中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遼見刺史溫恢求請質質辭以疾遼出謂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辜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之不容於口今以睚眦之恨乃成嫌隙

睚五賣反
眦士賣反

況質才薄豈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

言復與周平

虞預晉書曰周字伯南沛國竹邑人位至光祿大夫子陔字元夏陔及二弟韶茂皆

摠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時同郡劉公榮名知人嘗造周周謂曰卿有知人之明欲使三兒見卿

卿爲目高下以效郭許之聽可乎公榮乃自詣陵兄弟與共
言語觀其舉動出語周曰君三子皆國士也元夏器量最優
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
也陵少出仕宦歷職內外泰始初爲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右
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卒於官陵以在魏已爲大臣本非
佐命之數懷遜讓不得已而居位故在官職無所荷任夙夜
思恭而已終始全素當世以爲美談詔歷二官吏部郎山濤啟
事稱韶清白有誠終於散騎常侍茂至侍中尚書潁川荀愷
宣帝外孫世祖姑子自負貴戚要與茂交茂拒不荅由是見
怒元康元年楊駿被誅愷時爲尚書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
爲駿黨遂枉見殺衆咸冤痛之

太祖辟爲丞相屬黃初中徙吏部
郎爲常山太守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
曰此士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
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即
自首罪人斯得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

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威將軍賜爵關內侯吳大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爲賊盛不可追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廣農積穀有兼年之儲置東征臺且佃且守又通渠諸郡利舟楫嚴設備以待敵海邊無事性沈實內察不以其節檢物所在見思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惟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師以聞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謚曰貞侯子

威嗣六年詔書褒述質清行賜其家錢穀語在

徐邈傳威咸熙中官至徐州刺史晉陽秋曰威字伯虎少有志尚

厲操清白質之爲荊州也威自京都省之家貧無車馬童僕威自驅驢單行拜見父停厩中十餘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綃

一匹爲道路糧威跪曰大人清白不審於何得此綃質曰是吾俸祿之餘故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每至客舍自放驢

取樵炊爨食畢復隨旅進道往還如是質帳下都督素不相識先其將歸請假還家陰資裝百餘里要之因與爲伴每事

佐助經營之又少進飲食行數百里威疑之密訪問乃知其都督也因取向所賜綃荅謝而遣之後因他信具以白質質

杖其都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於是名譽著聞歷位宰牧晉武帝賜見論邊事語及平生帝歎其父清謂威曰

卿清孰與父清威對曰臣不如也帝曰以何爲不如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如者遠也官至前將軍

青州刺史太康元年卒追贈鎮東將軍威弟罷字季象征南將軍威子弈字次孫平東將軍並以紫行垂名

有殊績歷三郡守所在有名卒於安定

王昶傳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

案王氏譜昶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郭林宗傳

曰叔優季道幼少之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勵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雖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少與同郡王淩

俱知名淩年長昶兄事之文帝在東宮昶爲太子文學遷中庶子文帝踐阼徙散騎侍郎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遷兗州刺史明帝即位加揚烈將軍賜爵關內侯昶雖在外任心存朝廷以爲魏承秦漢之弊法制苛碎不大釐改國典以準先王

之風而望治化復興不可得也乃著治論略依

古制而合於時務者二十餘篇又著兵書十餘

篇言奇正之用

孫子兵法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奇正還相生若循環之無端

青龍

中奏之其爲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依謙實以見

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沈字處道其子渾字玄

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子爲子之道莫大

於寶身全行以顯父母此三者人知其善而或

危身破家陷於滅亡之禍者何也由所祖習非

其道也夫孝敬仁義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

本也孝敬則宗族安之仁義則鄉黨重之此行

成於內名著於外者矣人若不篤於至行而背
本逐末以陷浮華焉以成朋黨焉浮華則有虛
偽之累朋黨則有彼此之患此二者之戒昭然
著明而循覆轍滋衆逐末彌甚皆由惑當時之
譽昧目前之利故也夫富貴聲名人情所樂而
君子或得而不處何也惡不由其道耳患人知
進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故有困辱之累悔
吝之咎語曰如不知足則失所欲故知足之足
常足矣覽往事之成敗察將來之吉凶未有干
名要利欲而不厭而能保世持家求全福祿者

也欲使汝曹立身行已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故以玄默冲虚爲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古者盤杆有銘几杖有誠俯仰察焉用無過行況在已名可不戒之哉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大雅君子惡速成戒闕黨也若范匄對秦客而武子擊之折其委筭惡其掩人也

人也

國語曰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

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尔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也擊之以桮折其委筭臣松之案對秦客者范慶

也此云范白蓋誤也

夫人有善鮮不自伐有能者寡不自矜

伐則掩人矜則陵人掩人者人亦掩之陵人者人亦陵之故三郤爲戮於晉王叔負罪於周不惟矜善自伐好爭之咎乎故君子不自稱非以讓人惡其蓋人也夫能屈以爲伸讓以爲得弱以爲彊鮮不遂矣夫毀譽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是以聖人慎之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又曰子貢方人賜也賢乎哉我則不暇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昔伏波將軍馬援戒其兄子言聞人之惡當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

可得而言也斯戒至矣

臣松之以爲援之此誠可謂切至之言不刊之訓也凡道

人過失蓋謂居室之愆人未之知則由已而發者也若乃行事得失已暴於世因其善惡即以爲誠方之於彼則有愈焉然援誠稱龍伯高之美言杜季良之惡致使事徹時主季良以敗言之傷人孰大於此與其所誠自相違伐人或

毀已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已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已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且聞人毀已而忿者惡醜聲之加人也人報者滋甚不如默而自脩已也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若與是非之士凶險之人近猶不可況與對校乎其害深矣夫虛僞之人言不